

悠悠山河故人情

王春瑜



商務印書館

悠悠山河故人情

王春瑜



尚禧印書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悠悠山河故人情 / 王春瑜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7-100-06665-5

I. 悠… II. 王…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479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悠悠山河故人情

王春瑜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665 - 5

2010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 32.00元

序

独立苍茫看落晖，往事岂能付云烟？
心中自有深情在，踏遍天涯思絮飞。

2009年3月16日

于西什库老牛堂



高莽先生速写

高莽

二〇〇〇年二月

三月七日

高莽

著者像 翻译家、画家高莽先生速写

目录

心中自有深情在——故人情

亲情……003

永久的悔——忆母亲……004

附录：父母碑文……029

祭文……029

穷证——忆亡妻……030

二泉映月——悼亡妻……036

一枝一叶总关情……038

苍凉巴山蜀水情……042

附录：女儿唱的歌……044

师情……047

难忘启蒙师……048

守老二三事……052

再谈陈守实教授……054

苍龙日暮还行雨——忆蔡尚思先生……056

忆周予同先生……061

再忆周予同先生……063

忆周谷城先生……067

忆王造时先生……073

忆谭其骧先生……075

忆赵景深先生……078

忆贾植芳先生……080

秋夜话谢老……084

忆王毓铨先生……095

忆尹达先生……098

友情……103

韦大先生……104

拔地苍松有远声——悼元化先生……106

送别何满子先生……111

走好，小丁老爷子……114

何当共剪西窗烛——忆杨廷福先生……116

廷福学长，英魂来归……119

一位忠厚长者——忆刘北汜先生……123

斯人独憔悴——忆舒谔……127

沧海月明珠有泪——悼牧惠……133

一位学术苦行僧——悼亡友顾诚教授……138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冯其庸先生……143

樱花·梅花——忆山根幸夫先生……147

忆黄仁宇先生……150

忆金庸……155

琐忆倪匡……160

文坛耆老仰高风——“陆秀夫纪念馆”征集文坛名家墨宝小记……164

“庙”门灯火时……170

送您杜鹃花……172

拜年记……175

风雨故人来……179

哀小陈……184

新四军大哥……185

新四军大姐……	187
凄凉一面缘……	189
附录：风雨同舟的异类朋友……	193

踏遍天涯思絮飞——山河情

采石情思……	198
塔、树之恋……	202
在郭老旧居的沉思……	204
夜宿大佛寺……	206
武则天陵前：“还我头来！”……	209
岳坟前的沉思……	211
秀屿碧水情……	212
刘备托孤赞……	214
神女应无恙……	215
琼海酹酒意难忘……	216
游山如读史……	218
春城无处不飞花……	219
夔州情思……	220
别了，太平花……	224
台北听琴……	226
辋川胜境梦里寻……	228
大慈寺谈往……	229
考拉之墓……	232
仰望永宁古卫城……	234
孔子墓前三鞠躬……	236
但愿常做成都客……	338
喜听甲骨文歌……	240
徘徊在明玉珍陵前……	242

四野茫茫夜未央——夜访商鞅故里……	244
虎门情思……	247
阿什河畔帝梦渺——凭吊金上都……	250
蒋鹿潭与水云楼——苏中名胜水云楼劫后重建小记……	253
西什库随想……	255
远古的钟声……	257
永清地下长城小记……	259
又见瓢城绿水流……	262
喜看会同斗人牛……	264
旅途韵语……	266
永安宫……	266
陆秀夫纪念馆……	266
屈原故里……	267
金上都遗址口占……	267
建水朱家大院……	268
红河学院……	268
弥勒县……	268
个旧云庙……	269
宁波慈城廉政论坛……	269
清风园……	270
为张居正墓园剪彩有感……	270
登新建水云楼口占……	270
永清宋代地道……	271
周村旱码头……	271

校后记

心中自有深情在
——故人情



亲情

永久的悔

——忆母亲

我的母亲姓曹，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农历七月十九日生于建湖县高作镇大墩村。她行三，待字闺中时，外公、外婆叫她三姑娘，嫁给我父亲后，叫她三媪（俗字，义同姑），没有正式的名字。直到1946年土地改革时，母亲已43岁，儿孙满堂，因为土地证上需要有名字，我的大哥王荫——这时担任高作区政府文教区员，正忙着搞“土改”，觉得母亲没有正式名字不合时宜，便给她起了个名字：曹效兰。效是辈分，我的大舅曹效淦，二舅曹效云，老舅（即小舅）曹效庭。母亲有了自己的正式名字，她很高兴，但又觉得不习惯、不好意思。好在这个名字平时并不使用。这里顺便提及，我的大嫂姓黄，也没有正式名字，也是“土改”时，我大哥给她起名黄立英。她的这个名字，



>> 家父母

有时倒还用得着，如后来成立农业社、人民公社，社员记工分，就得上这个名字了。大哥在晚年，倒常常当面叫她黄立英，这大概就是“与时俱进”吧。其实，在我母亲、大嫂那一辈的农妇中，有很多人即使在“土改”后，仍然没有正式的名字，不过是张氏、李氏之类而已。她们默默地在土地上耕作，生儿育女，燃尽生命之灯的最后一滴油后，便像秋风吹走一片落叶，无声无息地消逝。

我的外公叫曹嘉坤，是位木匠世家。起码在方圆二十里内，很多人都知道木匠曹家，手艺出众。但他去世较早，大概在1922年。我在童年时，曾听母亲说过，她与我父亲王公恒祥（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农历五月四日——1975年2月22日）成家后，外公曾来我家，母亲在村中小店买一个铜钱的红糖，放在焦屑（即焦麦面）里，用开水冲泡后，请外公吃，外公吃后非常满意。这在当时乡村的贫苦人家，称得上是待客的上等茶点了。母亲说，外公的木匠活，不但能干粗活，并且挑大梁，如盖房上梁、架风车、造船上大捺（船两侧最关键的一根又粗又大的船板），还会干



>> 母亲与大哥王荫。1961年1月10日摄于盐城



>> 外婆家旧址。舅舅、舅母已先后去世，表兄弟们均已迁走。1998年3月30日，笔者来此凭吊，不胜怅惘

细活，做八仙桌、木箱、梳妆台、马桶等。外公死于胃癌，即食道癌。外公死后，能继承其优良手艺的是二舅、老舅。母亲曾告诉我，二舅十四岁时，个子已经很高，但毕竟还是小把戏（小孩）面孔。有一次有家人家来外婆家，请大舅给他们支风车，大舅不行，二舅便自告奋勇去了。这家当家的见后，说：来这么个小木匠，能行吗？二舅自尊心很强，一听扭头就走，后经好言劝说，才留下干活。他身手矫健，技术精良，当天就把又高又大的风车支起来。当八面由蒲叶制成的帆，在风的吹动下，使风车不停地运转，牵动水槽里的木板，不断将河水运作到稻田里时，田家放起了鞭炮，赞不绝口，夸小木匠本事真大。从二舅的故事里，母亲使我懂得：人，从小就应当有志气，并有真本事。岁月无声逐逝波。转眼间就已是1947年秋天。“土改”后，不少翻身农民家有余粮，便想经商，搞运输，于是造船成风。远的不说，与我村一河之隔的孙四爹，他的弟弟、我庄东头的孙五爹，都请了十几个木匠造船。当时我在读小学，放学回家，便去看孙五爹家造船。木匠师傅有二十多位，但我二舅、老舅，起了关键作用。我亲眼看到了上大捺的情景，二舅最后要把那块大的船板，使劲推向船体，满脸通红。在把麻丝与油灰用凿子塞进船缝时，需用斧头敲打凿柄，又是我二舅带头敲打，其他木匠师傅跟着敲，并随着他变换节奏，发出悦耳的声音，俨然是现代音乐中的打击乐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扣人心弦、催人奋进的木工乐章，随着二舅、老舅慈祥、亲切的面影，仍在我的眼前浮现，在我的耳畔回响。母亲一直要我像舅舅那样勤劳、有本事，我一直铭记着。尤其是



老舅的善良、刚直，更影响我一生。

当然，对我母亲影响最大的人，是外祖母。她姓张，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卒于1950年春天。那天全家人——包括我的父母，正在热热闹闹替她老人家过八十大寿，老人含笑而逝，成了真正的喜丧。乡人都说，老人能在庆祝生日那天去世，是很少见的，实在是件喜事，只有积德行善的人，才能有这个福分。外祖母很慈祥，我从记事起，即喜欢跟她在一起，对她及舅舅、舅母十分依恋。儿时常听母亲说起河西张家，那就是外祖母的娘家，用今天的话说，那里是她的根，也是我的根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河西是指建湖县与阜宁县交界的一条大河——俗名阿拉河的西边，靠近公兴庄（镇）的一个独家村。因为常听母亲、外婆说河西张家的故事，我对老外婆的娘家一直心向往之。直到1948年春天，我已虚岁十二岁了，外婆的大侄子——我喊他张大舅，托人带信给我父母，说他们家大姑娘出门（嫁人），邀请他俩去吃喜酒。他俩忙于农活，加上无论是婚丧喜事，凡是受到亲友的邀请，母亲总是让我或二兄春才去，吃顿好饭。当时农村的宴席，简称“六大碗”，即羹、肉圆、红烧肉、鱼、百页、青菜豆腐。其中肉圆算是六碗中的上品，约定俗成，每人只吃三只。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我的家乡称为“出人情”，母亲总要关照我们：要听大人的话，要喊人——也就是叫长辈，吃饭时要斯文，不能筷子乱夹，尤其吃了三只团子（肉圆）后，不能再吃，被人笑话。这次我主动要求去张大舅家出人情，母亲说好，给了我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算是人情钱，要我跟外婆



的妹夫、与我同村的孙姨公同去。我们走了二十几里路，才走到阿拉河边。不久前，解放军华野第12纵队，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河边用门板构筑的掩体，仍历历可数。在河对岸，有高高的碉楼。姨公说，那是大户人家防土匪用的，并不是国民党军队修的。我们乘渡船过河，没走多远，就看到了一个大风车。姨公说：这是张家的风车，风车前面那个小舍，就是张家。我向舅公、舅奶奶及表舅、舅妈们一一请了安，他们见我读高小，个子又高，都夸我一表人才，说三姑奶、三姑爹（我的父母）真是好福气。我吃了喜酒，在房前屋后走了一圈，觉得这里地势较高，在阳光下，水田上面倒映着蓝天下一朵朵冉冉逝去的白云，觉得老外婆的娘家真美。我想象老外婆在这里度过的童年、少年的情景……呵，那还是大清王朝的时候呢，不管我怎么想象，脑子里总是模模糊糊，甚至是空白一片。

然而，此行我觉得收获很大。河西张家虽世代务农，却有被古老农业文明长流水浇灌出来的农耕文化气氛。张家很重视礼节，客人入席，长幼有序，姨公年高德重，坐主席，但姨公谦让者再，方肯入席，其他人也是彼此谦让，良久才坐下，使我看到了古代乡饮酒礼的遗风。张大舅致词时，先深深打躬长揖，感谢亲友来贺喜。他当过村干部，致词时几次说“因为”、“但是”之类，听者不免感到新奇。老舅公极爱听说书、小唱本。他的小儿子张三舅读过几年私塾，农闲时，读小说、唱本给舅公、舅奶奶等人听，有机会时，他们又把这些故事“批发”给别人。我的外祖母待人和颜悦色，彬彬有礼，很会讲故事，这跟她生长在河西娘家那样的文化氛围里，显然是很有关系的。而我母亲堪称是外祖母最好的继承者，不但为人温和、慈祥、爱整洁，而且讲故事很生动，有时还表情丰富。大墩曹家与河西张家颇有相似之处。因外公去世早，大舅、二舅都未上过学，目不识丁，只有老舅读过几年私塾，再加上他聪敏好学，不仅能经常给外婆、舅母、表兄等读小说、唱本，扮演着河西张三舅一样的角色，而且能写信，文从字顺。20世纪80年代，他给我写过两封信，信封的背面两头，分别写了“封”、“护”两个大字，俨然是清朝、明朝人写的家书，真是古风犹存。这两封信至今我仍保存着，睹物怀人，勾起我对老舅不尽的思念。回想起来，猫是老虎师傅的童话，是外婆教我的，而孟姜女、白蛇传的故事，是我儿时在那炎热的夏夜，母亲在打谷场上，一边摇着麦秆编成的扇子，或挥动着晒干的稻秧编成的佛尘，驱赶着蚊子、牛虻，慢慢讲给我——当然还有二哥、大